

春花曲

評劇

根据馮德英小說《苦菜花》改編

高琛改編



前 記

《春花曲》是根据馮德英同志的小說《苦菜花》中花子成長这一条綫索改編成的。

春花是抗日戰爭时期胶东区王官庄一个受封建势力摧殘压迫的农村妇女，她父亲馮四大爷因欠地主王唯一几石地租，被王唯一威胜利誘，将春花許給山南庄一家小地主做媳婦，她的婆婆外号叫“母老虎”，她的丈夫是个白痴。春花受着他們的虐待。長工老起曾在王官庄給王唯一扛过活，他很同情春花，因而产生了深厚的爱情，恐被發覺，逃回王官庄。区委書記姜永泉深入到王官庄和山南庄組織發动群众，进行了武裝暴动，除了伪乡長王唯一，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暴动中老起和春花都受到了很大的啟發和教育，春花也参加了妇救会工作，积极拥軍支前。馮四大爷思想很封建，对春花也不諒解。这时日寇进行“扫蕩”，馮四大爷家受到很大灾难，惨痛的教訓使他思想轉变，同意了春花和老起的婚姻。这时，母老虎来了，将春花搶走。在春花的叔伯嫂子馮大娘的帮助下，报告了区里，姜永泉給春花判了离婚，她才和老起結了婚。春花和老起非常感激党解放了他們。在又一次日寇瘋狂的“扫蕩”中，敌人为了分辨哪些是八路軍伤員和党的干部，便叫妇女們去認自己的丈夫。春花見姜永泉也被俘在內，便舍弃了老起，認走了姜永泉。当敌人刚要杀害老起的时候，八路軍和游击队赶到了，击潰敌人，救了老起，使他們夫妻團圓。

人 物

馮春花	馮大娘	媳 妇	馮四大爷	老 起
柱 子	姜永泉	娟 子	馮德松	王东海
老德順	妇女干部	战士甲	八路军	群众(若干人)
王唯一	王 竹	王 妾	王 爺	母老虎
傻 子	众伙計	郭麻子	伪保安队	日本兵
伪 軍	龐 文	七 娘		

第 一 場

1937年多,

胶东地区的王官庄, 地主王唯一家

王唯一上。

王唯一 (唱) 王官庄的财主里我数第一位,

乐享田园衣马轻肥。

自从日军侵占华北,

势如破竹向南推。

有田有产的心害怕,

怕的是一片家财出是非。

我二弟王秉芝在烟台有权位,

仰仗着慕司令虎狼之威。

派我那竹兒往烟台去,

一去十天为何不見把家回。

內声 表姑太太来啦。

母老虎上。

王唯一 請吧！

母老虎 (念) 听說外面風声緊，表兄家里探消息。

王唯一 二表妹来啦，坐，坐。

母老虎 表哥，听說外面打得挺緊，我来問一問，倒是
躲出去呀，还是怎么办呢？

王唯一 唉，这真是閉門家里坐，禍从天上来，日本軍
队一过来，是吉是凶还不知道呢。我是不躲出去，
听天由命。

母老虎 那是，你們不愁，你們当家的当家，主事的主
事，那象我，守着一个傻兒子，人事不知。有了事
没处去商量，我是干着急呀！

王唯一 租子收齐了嗎？

母老虎 穷小子們，不敢跟我要賴，收了个八成。

王唯一 你是真行啊！

母老虎 行什么呀！老天爷不該給我那么个傻兒子，二
十七啦，想成家都没人肯給啊。(唱)

要想过好下半輩，

不指望兒孙指望誰，

想說个媳妇都没人給，

我想托表兄留心給保个媒。

王唯一 那可不好办，一个白痴，人家是不給。

母老虎 (唱) 高門低戶不挑揀，

只要是長得模樣好，能干活能受累，服服貼

貼地守家規，我決不待虧。

王唯一 唉，傻得那樣子……

母老虎 是啊！唉，真他媽的缺德！沒說的，您給多費心吧！

王唯一 說妥了你怎么謝候我？

母老虎 你不是要跟我換東邊那塊地嗎，你要真給說成一門親，我准換給你。

王唯一 好，一言為定，里边坐。

一同往內室走。母老虎下，狗腿子王榮上。

王 榮 東家！

王唯一 什么事？

王 榮 東家，馮老四和馮仁義家的租子還是不交。

王唯一 這老头子！……唉？這老头子有個女兒長得不錯……王榮，你把他叫來！

王 榮 叫來啦，在門房里。

王唯一 叫他進來！

王 榮 是。（下，領馮四大爺上。）

馮四大爺 (唱) 雖說是受窮要骨頭硬，

我安分守己不與人爭。

東家，你好，有什么事？

王唯一 你還不知道嗎？

馮四大爺 哦，東家，您是說租子……

王唯一 对啦！

馮四大爷 东家，今年这年景不济，我家四口还不够吃

.....

王唯一 你孤老头子，只有一儿一女，怎么又四口人啦？

馮四大爷 不瞒您说，我娶了一房兒媳妇。

王唯一 哼！有钱娶兒媳妇，没钱还租子？你馬上还上！

馮四大爷 东家，您高高手，我忘不了你的好处。

王唯一 老四啊！上了几岁年紀，真是糊塗啦，嘿嘿，

那末大的閨女，老放在家里，这兵荒馬乱的年月，

还不赶早說个主，債也还了，自己也弄口吃的。

馮四大爷 說主也不容易，再說——

王唯一 咱們是老东老伙，我倒想給你帮个忙。

馮四大爷 就那么一个閨女，才十八——

王唯一 老四！（唱）

我有个表亲住山南庄，

種十来地日子挺强，

小人兒今年二十岁，

只有个孀居婆婆性情慈祥。

彩礼不多也夠你还賬，

你閨女有吃有穿不受凄惶。

你把个閨女圈在家里，吃糠咽菜，你一个当老人的，心里就不为兒女打算打算？怎么样？那个样的人家，这个样的媒人，你不是挺好体面嗎？这

样体面的事还有什么说的？

馮四大爷 东家！（唱）

常言說結亲要門戶相当，

財主家哪能要貧家姑娘。

我馮四从不愛巴結捧上，

只恐怕這門亲事不相当。

王唯一（唱）你女兒春花象花朵一样，

這位婆婆愛的是勤儉姑娘，

過了這村沒這店，

我不是小看你——（唱）

你打着灯笼也难碰上。

行了吧？

馮四大爷 过后再說吧。

王唯一 哦，亲事过后再說？那也行，租子馬上就說說！

馮四大爷 这——

王唯一 不行？好，我再給你弄一條路，你把春花送到我家來当了頭，頂租！

馮四大爷（自白）不，不行！那可不行！還不如給個人家，一夫一妻。——东家，你讓我想想……

王唯一 說句痛快話！

馮四大爷 我……我……，东家，我虽說是窮，也願意女兒能給個好人家，明媒正娶，那就……

王唯一 哼，人要是倒了霉，好事都往外推。老四，行

了，就这么办吧！

馮四大爺 唉……

內 少爺回來啦。

王唯一 去吧！

馮四大爺 我回去核計核計。

王唯一 唉，說你老實吧，你嘯嘯咕咕，說你机灵吧，

你連这么个賬都算不过来。我給你拿这个主意吧！

？明天，你要就來領彩禮，要就來交租子！

王竹上，四大爺沒法，只得走了。

王 竹 爹！

王唯一 怎么才回來？外頭消息怎么样？你二叔怎么說？

王 竹 爹，給您道喜！

王唯一 怎么？

王 竹 二叔和泰玉堂泰司令拜了把子，关系再好也沒有了。日本皇軍過來不少，县城几天里就下來。二叔的意思，您还是在鄉里維持地面，做一位老封君。

等皇軍一來，保安隊一成立，穩如泰山。

王唯一 不會有什么錯？

王 竹 全联系好了！

王唯一 你呢？

王 竹 二叔說，在泰玉堂跟前一句話，頂小是个保安隊長。

王唯一 保安隊長？

王 竹 对了，还是县里的。

王唯一 哈哈，父是英雄兒好汉，

王 竹 功名富贵手掌間。

母老虎、王妾上。

母老虎 哟，回来啦？

王 妾

王 竹 表姑，媽。

母老虎 哎呀，外头風声怎么样？

王 竹 没事兒，准保咱們几家没事。

母老虎 哎哟，那就好，那就好。

王唯一 二表妹，馮老四有个女兒叫春花，十八岁，人

我看見過，長得好，兩担粮食，你要不要？

王 妾 表妹呀，那个閨女長的可好。

母老虎 表哥，你看好就好，兩担粮食不多点嗎？

王唯一 这还多？你那傻子上哪兒寻媳婦去！二表妹，

这回东边那塊地該跟我換了吧？

母老虎 那好吧！——日子長了会透風，早点办。

王 妾上。

王 妾 东家，有南边來的人說，日本军队进了县城！

大家大惊。

王唯一 啊？來这么快，这怎么办？

王 竹 爹，防范咱村那帮穷小子們趁火打劫！

母老虎 哎哟，日本兵來啦！要命，快套車，我回去！（匆匆

走去。）

王唯一 就是日本人没打过交道，倒底是外国人啊！

王 竹 爹，怕什么？（掏出两面旗）日本皇军一进庄，把这个挂门上。

王唯一 什么？什么？

王 竹 （将日本旗一抖）看！

王唯一 对！对！这好，这好。

幕落。

第 二 场

地头。馮春花上。

馮春花 （唱）苦难的日子里出生長大，

帮着爹爹伺候庄稼。

自从鬼子把县城占，

汉奸横行把人欺压。

独自下地心害怕，

怎奈是冷灶无烟米缺柴乏，

眼看日落西山下，

摸点柴禾快回家。

老起上。

老 起 （唱）给财主干活作牛马，

千辛万苦是白搭。

哟，春花！

馮春花 可盼了一个人来。

老 起 怎么？

馮春花 一个人怪害怕的。

老 起 你怎么不早点回去呢？

馮春花 撿点柴禾。

老 起 我帮你撿。

馮春花 行啦，叫你们打头的看见又骂。

老 起 不怕。——你笑什么？

馮春花 我想起一个笑话来。

老 起 什么笑话？

馮春花 那天大虎叔说百家姓里就没有个姓起的，说你是我叔伯大嫂领来的，人说“你怎么不给起个名儿啊？”我大嫂说“起呀，起呀，”就那么都管你叫老起，是这么回事吗？

老 起 拿人家苦事儿打哈哈。唉，告诉你，你别跟人胡说，我爹妈带我讨饭到这村来，我爹妈都饿死了，那时候我小，我记不清到底姓什么了。

馮春花 我打小就没了娘，我说我顶苦啦；你比我还苦。

老 起 你还有个家，我呢，我什么也没有。在王唯一家扛活，还不如他家的一条狗。

馮春花 别那么说。（唱）

受苦的人儿有出息，
庄稼人的本事是自己的，
你不信跟财主比试比试，

你一拳头准把他打成一摊泥。

老 起 (唱) 为什么坏人倒有财有势，

人和人真难比高低。

馮春花 (唱) 你今年不过才二十几，

为什么像个老头兒常把头低，

你应该挺起腰板争口气，

怎么见得不能过上好日子。

老 起 对！做人总要争口气，春花，我心里也明白，

就是……

馮春花 怎么？

老 起 能說句知心話的人不多呵！

馮春花 哦，那我……

內喊 老起，东家叫你。

老 起 打头的又叫了，我走了，你快回家吧！

馮春花望老起背影。捎起柴筐要走，馮大娘上。

馮大娘 春花妹子！你叫我好找。

馮春花 大嫂，找我什么事？

馮大娘 我告訴你，你可別上火，你知道四大爷給你說了主兒了嗎？

馮春花 什么？不会，没有这事儿。

馮大娘 四大爷剛跟我說的，是王唯一給保的媒。

馮春花 啊？

馮大娘 四大爷說你从小沒娘，叫我这当叔伯嫂子的給你張羅張羅。

馮春花 我爹为什么不跟我說？

馮大娘 看四大爺的神氣，親事好像不如意。

馮春花 這是怎麼回事？不行！我回去問我爹！

馮大娘 對！快回去，走吧！

老起急忙上。

老起 馮大嫂，王唯一他——

馮大娘 哦，是老起。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對馮春花）

咱快走！

馮春花望望老起，無從說起，隨馮大娘下。

老起 春花走了——（唱）

可恨那王唯一辭退了我，

滿肚子冤屈無處說，

一心想對春花講，

她姑嫂慌張而去為什麼？

唉——（唱）

我不要人來可憐我，

不要人陪我受折磨。

憑着氣力能吃飯，

有道是樹挪死來人挪活。

對，我走！——王唯一呀！我沒能耐，宰不了你，

這輩子我，我再也不回王官莊了！（下。）

第三場

母老虎上。

母老虎 (唱) 真是时衰运不强，

穷媳妇过門把家伤，

自从日本鬼子把县城占，

常下乡要錢又要粮。

春花过門八个月，

与我那兒子未同房。

我兒子傻得好象糊塗醬，

死春花哭哭啼啼好象死了爹娘。

不听說，不听講，

和長工老起嘮家常，哼，一定不正当。

一肚子的气没处放，

人說我厉害，我还觉着太窝囊。

傻兒子上。

傻 子 嘻嘻嘻！(傻笑。)

母老虎 哎哟！我的宝贝兒子，你上哪兒滾的，这一身泥？

傻 子 嘻嘻嘻……

母老虎 唉，人事不知！春花！快来！快来呀！

老起上。

老 起 东家奶奶您有什么事嗎？

母老虎 我没叫你！给我走！

老 起 走就走！

傻子笑。

母老虎 春花！我叫不应你呀！你死啦！

凋春花上。

馮春花 (唱) 身落在苦井深万丈，

只怨我爹爹錯拿了主張。

我真如好花遇了風吹雨打，

怎甘心葬送一生无下場。

叫我？

母老虎 不是叫你是叫誰呀！你是个死人哪？沒瞧見你

男人滾了一身泥，你給他換換去！

馮春花 換也沒用。

母老虎 快給他換！（給傻子換衣，傻子不肯，哭下。）

馮春花 哼！這也算個人？

母老虎 喲，你說什麼！？我可是花兩担糧食的彩禮娶的

你，救的你爹，你还覺着怪不錯哪！（唱）

娶媳婦好象紙糊牆，

揭了一張又一張，

好大胆子你敢頂撞，

哼，（唱）

这才是沒有家教，小門小戶，野生野長的

瘋婆娘，

你的小辮兒攔在我的手心掌。

唉，我先积点口德，不說了！（唱）

快給你的男人去換衣裳！

老起，他很关心馮春花怕她挨打。

老起 东家奶奶，衣服給我，我去！

母老虎 有你什么屁事！滾！（老起下）哼！不正路！（下。）

馮春花 哼！財主家，这回我算認識你們啦！（唱）

財主家凶毒賽虎狼，

逼租債花言巧語把婚姻誑，

又因为日本鬼子把县城占，

常下乡扫蕩实行三光。

我的爹一沒錢还財主的賬，

二怕我在家兵慌馬乱不相当，

糊里糊塗的把門过，

誰想到这个男人人事不知又傻又癲狂。

唉！我来到他們張家門，也有八个月了，整天挨打、受罵……唉！（唱）

苦海无边我快沒了頂，

幸亏是烏云中閃出一綫太阳光，

老起哥同情我，

他为人忠厚心善良，

我們二人从小就相識，

没想到苦难中又遇在山南庄。

有了他我才忍耐活下去，

也是我……情里爱里失了主張。

婆婆她明言暗語好象知此事，

她开口不正路，閉口不正当，打罵欺凌无法搪。

告水泡透了我这心一寸，

冲不出这死牢囚的万丈牆。

我与他四目相看有話难講，

等夜晚找他再作商量。

母老虎（內声）我的大奶奶，該養猪啦！

馮春花 哼！（踩脚下。）

第 四 場

黑夜，柴禾棚旁。

老起上。

老 起（唱）我好象草里生石头里長，

从小討飯不記得爹娘，

没人疼，没人愛，

春花好似我心里的紅太陽。

有緣千里能相會，

无心相遇在山南庄。

可怜她嫁到婆家苦受尽，

可怜她被打得一身伤。

唉，我也是錯了主意，当初日本鬼子一來，有几个伙
伴都跑出去了，我没走，王唯一赶了我，不想来到